

宠物故事

若余

老许家的猫

每每看到邻居家的猫一副慵懒神态,老许就会来一句:“这猫跟我家的‘老虎’比,差多了。”何止是差多了,老许家的猫“老虎”简直成精了。

听说,“老虎”是老许哥哥的朋友送的,因全身毛发金黄,间以黑色条纹,所以大家就叫它“老虎”。老许的父亲是小学校长,母亲是小学老师,当年他们一家子都住在学校,“老虎”自然也跟着住在学校。

每天晚上,老校长吃完饭都要去巡查校园,看看各班教室的门窗有没有关好。“老虎”是只跟屁虫,老校长走在前,它就在后面屁颠屁颠地跟着。到了教学楼,老校长一层一层地走过,一间一间地检查。这“老虎”也使上劲了,竟然会用头去撞门,要是哪间教室的门不幸被它撞开了,它就跑到老校长身边“喵喵喵”直叫唤,然后咬着老校长的裤脚,把老校长拽去看它的“检查成果”。等老校长跟着它,把门关好,它才摇着尾巴迈着猫步继续跟着走。要是哪天家里来客人了,老校长迟迟未去巡查校园,“老虎”就会咬着老校长的裤脚往外拽。

除了会检查,“老虎”还是抓老鼠的高手。不过,它抓老鼠可不是为了吃老鼠,而是为了“邀功”。“啾啾啾”,厨房有动静。“老虎”刚伸完大清早的懒腰,听到声响就迅速躲到灶台边。米缸里跑出一只刚享受完美食的老鼠,“老虎”猛地冲过去,碰了一下老鼠的尾巴,老鼠刚要逃,“老虎”立即伸出前脚按住老鼠的头,紧紧按住十来分钟,直至老鼠没了声息。然后,“老虎”就把没了声息的老鼠咬着,放到老许奶奶的房门口,等着奶奶出来。“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”老许的奶奶一开门,看到房门口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好几只死老鼠,就扯着嗓门喊:“我家‘老虎’又抓老鼠了,今天得好好奖励一下!”然后,老许的奶奶会摸摸“老虎”的头,“老虎”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开。过了一会儿,奶奶提着菜篮子上市场,“老虎”又跟着去。奶奶逢人便夸:“我家‘老虎’又抓老鼠了。”“老虎”仿佛听得懂奶奶的话,那是一脸得意。老许的奶奶买菜回来,自然亏待不了“老虎”,小鱼小虾,“老虎”自然是“大快朵颐”了。

当然,“老虎”“成精”的“事迹”还不仅仅这些。听说有天晚上,学校的教导主任值班。巡查教室的时候,他听到卫生间有声响,教导主任匆匆地走过去:“有人吗?”连问了好几遍,都没人应答。教导主任刚要离开,又听到有滴水声,诧异之余,他将厕所一间一间地打开检查,竟然看到“老虎”站在蹲坑边上,前脚微缩着——“站着上厕所”。第二天,“猫站着上厕所”自然成了校园的大新闻。大家听完后都笑了:“这老许校长的猫没有什么是不能的。”老许那时还年轻,忍不住想:“看来,耳濡目染的效果不可低估。”

感悟

红英

换个角度看问题

对我来说,最煎熬的不是装修房子,而是在已经入住的房子里又进行二次装修。因为女儿大学毕业要回厦工作,为了增加一些家居功能,家里的装修得进行一些局部的调整。

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,调整后的房子空间利用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,但装修过程却很煎熬。虽说只是小调整,但是一旦动工,敲打等工序还是一样不能省的,因为各种原因,装修的时间也比预期长了不少。

那段时间,素来整齐的家整日尘埃满天,水泥涂料木板等堆放得杂乱无章,每天打扫都无济于事,我开始后悔不该二次装修。

定制定的柜子和桌椅都安装好,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——担心甲醛我觉得房子应通风几周才能安心入住。于是,每天晚上我和先生都到同住一个小区的爸妈家睡觉。爸妈通常睡得早,有时他们还没睡,我就先到他们房间,坐在床边陪他们说说话。他们若是睡下了,我就调好闹钟,第二天早上提前20分钟起床,陪他们聊聊天,然后再去上班。

自从结婚后,我陪爸妈的时间越来越少,就连见面也是来去匆匆,特别是前几年我外派到北京工作后,陪爸妈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。前两年,老爸身患重病,得时常往医院跑,我好不容易劝说老两口从老家来到厦门生活,这样,我陪伴他们的日子才多了些,但这种早晚请安问候的陪伴以前从来没有过!

睡前或早起陪爸妈聊天,让我想起了小时候,大伯和爸爸每天不管多迟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奶奶的房间看奶奶,陪奶奶说说话,帮奶奶掖被角……

人生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出乎意料或是事与愿违的事情,计划赶不上变化,与其后悔和抱怨,不如勇于面对和解决!有时候换个角度和思路看问题,或许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,另有所得。因为陪伴父母的时光更多了,我突然觉得这段鸡飞狗跳的“苦日子”也有了温馨美好!

老照片

立外

姥爷家的全家福



岁月的留痕是因为影像,因为记忆,因为珍爱,时光不可倒流,我们却在代代轮回的缝隙里追忆流年的变迁。

这张黑白全家福摄于1938年的天津,完好保存至今已有了80多年了,是我们家族最早的照片之一。照片上端坐的两位大人分别是我的姥爷和姥姥。照片上,姥姥清秀的面庞一下子吸引了我,想来妈妈长得美丽,原来是遗传了姥姥;姥爷的衣裳在当时是很洋气的,半长的大西装领上衣,戴一顶棉帽,看起来气宇轩昂。

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,为了谋生,还是少年的姥爷从河北老家到天津一个码头做工。一次偶然的机,姥爷救了一位落水的小孩,不想承,这个被救的小孩正是码头一

位大老板的孩子。这位老板非常感激姥爷对孩子的救命之恩,也看中了姥爷优秀的品格,推荐并资助姥爷去上学,姥爷也很勤奋,成绩优异,后来毕业于天津中国医函授学院,从此走上行医之路。

照片上右一是我大舅,中间的是我的二舅,姥姥怀里抱着的是才三四个大月的三舅,那时我的妈妈还没出生呢。在拍下这张全家福之后的第三年,妈妈出生了,日子依然还是不太平,姥爷便带着一家人去了东北生活。令人伤心的是,在东北,姥姥因病永远地离开了人世,而当时的妈妈年纪还很小。又过了几年,姥爷带着大舅、三舅和我的妈妈返回了河北老家,而二舅留在了东北,后来在那里成家立业。

因种种原因,妈妈没能像姥爷那样

成为医生,而是成了一名护士。后来,妈妈和爸爸结婚,先后在北京和张家口工作,接着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,南下到了福建三明;改革开放后,全家又搬迁到厦门,终于在此定居。

来到福建后,妈妈和她的三位哥哥从此相隔千里,记得我们全家曾分别于1984年和1994年回河北老家探亲,此后便没再回去,妈妈与哥哥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靠书信往来。时光如流水,我的三位舅舅都已相继离世,妈妈年纪也大了,且疾病缠身,再想舟车劳顿回趟老家看看,已难以成行。“聚散离合终有时,历来烟雨不由人”,也许遗憾更加深了对亲人深深的思念吧,想亲人了,那就看看老照片吧。

养生堂

蓝共寿

百岁外公的长寿秘笈

外公一身健瘦的皮骨,如老龟吐气,又似松柏迎春,至今仍吐字清晰,超强的记忆力不禁让人直呼神奇,就连作为孙辈的我都自愧不如。

想要探究外公的长寿秘笈,就不得不从一些细枝末节说起。外公一生节衣缩食,勤劳俭朴,从未品尝过滋补的名贵食材,更不可能独享什么灵丹妙药。他之所以能长寿,与其心态好和起居作息规律有着莫大的关系,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:

其一,心态好,人不老。说外公是个老顽童一点也不假。他整天挂着一张灿烂如花的笑脸,乐观的心态促使体内免疫系统健康运作,于是便有了正气压倒邪气的良好精气神。

情网

长安

关灯一小时

滴滴地站在大门口,他“咯咯”笑着,开门后,一溜烟跑了。

爬上楼按响门铃,母亲出来开门。我看着她,诧异地问:“怎么楼下按铃没人开,家里也不开灯,是电跳闸了吗?”我转身关门,掀起配电箱的盖子,母亲大声制止:“别动,你浑身湿漉漉的,就不怕危险?再说了,没跳闸。”我不解地问:“没跳闸,您干吗不开灯?连电视也不开?家里乌漆墨黑的。”

母亲解释道:“刚才下暴雨,飞蛾太多了,不是撞在电灯上,就是撞到窗户上,所以我才把灯关了,好让它们飞出去。”说完,她让我去洗澡换下湿衣服。浴室外,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话,我则伸长耳朵听。她说:“夜晚,飞蛾根据月光判定方向。如果没有月光,它们就会把灯光当成月光并绕着灯打

家事

米在

早餐与晚饭

我的早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简单的。

小时候,早晨食睡起不来,早餐经常是在上学途中边走边吃,三五分钟解决。长大后参加工作,职场生涯起早摸黑,对付早餐依然是“速战速决”。那个闪过早餐摊点,左手一袋豆浆,右手一块面包,左右交替快速往嘴里送,同时脚底生风、不停步的人——就是我。如此狼吞虎咽,实在是自毁形象,但想起能节约时间,心中仍觉安慰,好歹我吃了早餐,没饿着肚子。

结婚生子后,为了幼小的孩子,我对待早餐认真了不少,不过认真的时间也不长,最多两三年。之后仍是忙碌,上班的上班,上学的上学,让我做早餐,那只能是简单潦草。对此,我已习以为常,在1天24小时1440分钟里,早餐不过是5分钟的事,一晃而过。有时,我也羡慕别人家花样百出的早餐:慢

火熬煮的营养粥,精心烘焙的自制糕点、新鲜又漂亮的蔬菜和水果……看得人垂涎欲滴,但想想颇费功夫,我就偃旗息鼓了。

为了省事,我买了一个煮蛋器,把鸡蛋放进蒸笼里,底部加上清水,不一会儿鸡蛋就蒸好可以吃了。如此简单的“举手之劳”,并不是我自己来操作,而是比我更早起的先生。他每天清晨起来,都会蒸好鸡蛋或煎好荷包蛋,总之,每天每人一个鸡蛋是必不可少。另外,他还会蒸些玉米、地瓜等杂粮。先生很会煮面条,尤其讲究调料,细细地切碎蒜瓣、小葱,淋上小磨麻油,面条的味道不输面馆。

每天清晨醒来,看着现成可食的早餐,我惺忪的睡眼立刻放光,我想我是被香喷喷的早餐唤醒的。我坐在家中心情愉快地享用着早餐,心想:生活本就是应该如此不慌不忙的。食物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果腹,它

更该带给人安稳和幸福感。

“有人问我粥可温,我为某人立黄昏”。先生早出晚归,晚饭自然便由我操持。我不善烹饪,骨子里也不想花费太多时间用来烧饭做菜。然而,生活的气息与厨房的热度成正比,所以,晚饭还是以在家吃为上策。

有个朋友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,家长们纷纷请教她培养孩子的秘诀。她说:“我学历低读书少,我最爱读的书是菜谱!”哈哈,菜谱!将上百本菜谱付诸实践,这位妈妈在工作之余练就了一手好厨艺。还有人问孩子:“你觉得家长给你的最大支持是什么?”孩子沉思片刻后回答:“是信任和自由。”这样看来,你认为食物仅仅是食物吗?在家庭里,热腾腾的饭菜就是充满了信任和自由的热乐因子——幸福的家庭都是洋溢着烟火气的。因为用心做饭菜,生活才会有滋有味。

相思树

出生

柿子树下外婆家

外婆家在闽西永定的一个小山村,通往山上的路又窄又陡,遇到下雨更是难走。小时候,跟妈妈回外婆家总是喜忧参半,喜的是可以见到外婆,吃到美味的外婆菜;忧的是那条山路太难走。幸好,去外婆家并不孤单,路上总能遇上表哥表姐,一路上还有柿子树相伴左右,风吹过柿子树“哗哗”响,它们就像在列队鼓掌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走到村口,远远就能望见好几棵高大的柿子树,外婆家就在柿子树下。炊烟袅袅,那是外婆在厨房为我们准备美食。我们立刻将翻山越岭的辛苦抛到九霄云外,一起以最快的速度向外婆家冲去。外婆见到我们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,赶紧端出各种美食招待我们,可我们哪顾得上吃,拉起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就跑出去玩。

外婆家旁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,我们最喜欢去溪里捞鱼,玩够了就上岸观赏玻璃瓶中刚捞上来的小鱼。有时,我们会爬上溪边的柿子树,坐在树干上一边晾干湿漉漉的脚丫,一边大嚼着外婆刚塞进我们裤兜里的糖果和花生,大家一起玩“俄罗斯方块”,那可是当时我们怎么都玩不厌的游戏啊!外婆得空就出来看看我们,她站在树下一脸宠溺地叮嘱我们“注意安全”,一边还不忘给我们拿来好吃的。

中午,我们的肚子都吃得溜圆。外婆的子女们齐聚一堂,自然要趁此机会好好拉拉家常,大家围坐在厅堂,格外热闹。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,给房间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,茶水的热气氤氲出祥和的气氛。大人们在厅堂聊天一团和气,小孩们在门口放炮热热闹闹,只有外婆还在忙进忙出。不多时,她又给大家端来满满一盆用石灰水泡好的柿子。柿子还很青涩的时候,外婆就把它们摘下来了。她将青柿子洗净泡进石灰水里,计算着时日,等我们回来就可以吃。外婆泡的柿子,吃起来脆生生的,味甜清爽,非常好吃。吃完泡柿子,外婆又变出红柿子。红柿子可真漂亮,红彤彤圆鼓鼓,将它掰开,露出鲜红的果肉,轻轻一咬,清凉甜美,从喉咙甜到胃。

我们在外婆家从早玩到晚,到不得不回家时,我们才依依不舍地踏上回家的路。外婆从家里一直送到村口,等我们走远了,回头看去,外婆还站在原地,她头顶上的柿子树轻轻晃动着树叶,好像也在向我们挥手告别。

后来,大家齐心协力在马路边上盖起了一幢三层楼房,外婆一家终于从深山里搬了出来,我们再去外婆家就不用跋山涉水了。又过了几年,外婆驾鹤西去,我亦定居他乡,鲜少回去。可是,在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外婆家,那里有数不尽的柿子树,在深山里叶青叶落,一年又一年……

食尚

梅子

怀念大葱

刚来厦门的时候,去菜市场买菜,总能收到菜摊老板赠送的两三根小香葱。回来剥皮冲洗,经常一不小心就把小香葱最精华的葱头弄断。每当这时候,我就特别想念家乡山东一米多高的大葱,想那直挺细长的葱白,想那阔大辛香的葱叶。尽管后来经过数载“厨房历练”,我充分体会到南方小香葱独特的魅力,可我仍然怀念家乡的大葱。

大葱,一般都用作增香调味的配菜。但对于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的我来说,大葱可是乡亲们饭桌上常见的主菜。春天里,跟着妈妈下地翻田,玩了一上午,中午回到家胃口大开,掀开潮湿的篷布,揭一张薄如纸的煎饼,抹上黄豆瓣,掰一截刚从地里挖来的葱白夹在里面,卷起来,煎饼软弹,葱白脆甜,豆瓣咸香,咬在嘴里有声有香,饥肠辘辘的我吃得满心满意。如果随手一掰的葱白不能叫菜,那就把葱白切成两厘米左右的葱段,然后把葱段划开,葱皮展开切丝,切好的葱丝放在盘里,加酱油、香醋、芝麻油、盐、味精、辣椒粉搅拌,就是一盘不论卷煎饼还是配米饭都非常爽口的凉拌菜。把青翠的葱叶细细切碎,搅拌在蛋液里,放油下锅煎熟,是待客用的葱花煎鸡蛋。不过,妈妈最爱吃的还是大葱炒辣椒。大葱切细,与辣味十足的朝天椒大约按2:1的比例,放锅里加油翻炒,葱和辣椒炒软后就加盐和味精,出锅后就是山东农村饭桌上的一道家常菜。

曾经有那么一段时光,我和玩伴们还拿大葱当零食吃呢。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,物质比较匮乏,孩子们基本没有零食吃。有时,玩饿了,我们就拿花生米当零食,可花生含油量太大,吃不了几颗就腻人。我们就寻来大葱叶,把花生米塞进葱叶里,像吃香肠一样一口一口咬着吃。现在想想,也不知那时候为啥那么高兴。我们跑到菜园里掐葱叶,会比谁找的葱叶最长最嫩,谁用“葱鼻涕”(葱叶里面的黏液)的技术好,因为有人不是甩不干净“葱鼻涕”,就是把葱叶甩裂或甩断了。清洗好葱叶,就往葱叶里塞花生米,我们又开始比赛谁塞得快……总之,这一切像都是为了吃,又不全是为了吃。

前几天,我眉飞色舞地给我家两闺女讲解大葱塞花生米的吃法,她们皱着眉头表示不理解。尽管我再三劝诱,她们连尝试一下的意愿都没有。看来,那样的吃法独属于我生活过的鲁西南山窝窝,那样的快乐独属于生活在那片山窝窝里的童年的我们——现在的我也很少那样吃啦。时光总是这样悄悄在我们身边流淌,带来了一些又带走了一些。